

石康古县有传奇

作者：范翔宇 来源：北海日报

合浦县石康镇曾设过县，起止时间从宋朝的开宝五年（公元972年）至明朝成化八年（公元1472年），历宋、元、明三朝，刚好五百年。石康设县的时间虽然不短，但由于其管辖的地方小，仅限于今天的常乐、石康一带。而且其间合浦、廉州经过了十二次变更，石康县平均四十年就要变一次归属，史籍无暇顾及，关于石康县的历史也就鲜为人知了。但是，石康境地的留存的名胜古迹不少，探访这些名胜古迹，还能窥知许多石康古县的人文史迹。

盐业运销中转地

提起石康的名胜古迹，最为人们熟知的就是顺塔。顺塔建于明天启五年（1625年），塔高约24米，其建筑格局虽然与合浦县城南郊的文昌塔相同，但寓意不同。县城南郊的文昌塔是寄寓文运昌盛而称文昌塔，石康的顺塔则是寄寓风顺水顺意而称顺塔。为什么要在石康建一座塔，而又称之为顺塔呢？原来，自宋代以来，石康就是朝廷重要的盐业运销中转基地，宋代在石康设制了长沙盐署，负责着十九个州的盐运专卖。石康在宋代不但是重要经济物流通道，还是重要的盐业中转基地。石康盐业中转基地的经营所得，还是朝廷买马的主要经费来源之一。现在石康圩还留存有长沙坊，应是长沙盐署衙门的旧址。长沙坊内的老榕树中夹着的石狮子是否也是长沙盐署衙门的旧物呢？有待考证。

宋代的廉州团练使陶弼，在《寄石康县曹元道》一诗中写道：屡与南僧谈瘴溪，独推君县好封圻。不同合浦人民众，虽接交州寇盗稀。”曹元道是石康县县令，陶弼是作为负责州府治安的军事长官，他在诗中称赞曹元道治下的石康县“虽接交州寇盗稀”，当然不是阿谀之辞。可见，由于有了这个盐业中转基地的经营，

推动了石康社会经济的发展，石康在历史上是富庶之地。

小县曾出好县官

石康还是出好官的地方，除了陶弼提到的曹元道县令之外，欧阳晦夫也是一个有政绩的县令。据传，欧阳晦夫是宋代大文学家、唐宋八大家之一欧阳修的儿子。公元1100年，苏东坡获赦从海南回到廉州小歇候任，欧阳晦夫闻讯后赶到廉州来探望他。欧阳晦夫的夫人还专门亲手为苏东坡缝补头巾，为苏东坡斟沏当时合浦的名茶“雾谷细茶”。欧阳晦夫的儿子还送给苏东坡玉制的枕头和古琴，这都使苏东坡非常感动，写下《谢晦夫惠接离琴枕》一诗以表谢意。欧阳晦夫与苏东坡在廉州相逢，也算是石康县历史上的一段佳话了。

到了明代，石康又出了一位好官，他就是石康人建祠祭祀的石康县令罗绅。罗知县是江西宜春人，明朝天顺二年（公元1458年）来石康任知县。时值大藤峡农军围攻廉州城和永安城，其间也两次围攻石康城，罗知县两次命令儿子罗鉴领兵与土匪作战。罗鉴不幸战死阵前。接着，土匪又第三次进攻石康县城，把罗知县及其他属吏官员抓住。罗知县提出如果土匪肯放其他属吏官员，可用赎金来换。听了罗知县的话后，土匪遂放了其他属吏官员，只留罗知县做人质等领赎金。谁知最后只筹到白银三十两，土匪收到赎金后，以三十两白银换一个知县的命，赎金太少不值为由，不但不把罗绅放回，反而严刑逼索，最后将罗绅杀害了，时为明朝成化三年（公元1467年）。罗绅被害的消息传回石康县城后，城中吏民尽出城迎其遗体，史书记称“家祭巷哭，如丧考妣”。至今，老一辈的石康老人在教导小辈时，还保留着如此忌讳：劈柴砍木时，不要把一头削尖了，罗公就是为了我们石康百姓而被贼佬（强盗）用尖头木害死的啊！”罗绅父子护境殉国死难后，石康民众专门为其父子建了一座祠庙以作祭祀，取名为“罗公祠”。廉州知府饶秉鉴为了表彰罗绅父子一门忠孝，特地为之作表立传。罗公祠中安放罗绅父子的神像，世代香火延绵。到了清乾隆十八年（1753年），合浦知县廖佑龄在石

康扩建罗公祠，后世将之称为新庙，罗绅的事迹也代代相传。崇祯本《廉州府志》把他列入“死节”立传，称：“清介公勤”。嘉其“一门忠孝”。如今，罗公祠内还有明代的绘画遗迹，罗公祠前还有较为完整的古戏台一座，这是北海境地唯一一座保存格局完整的古戏台，很有考古价值。